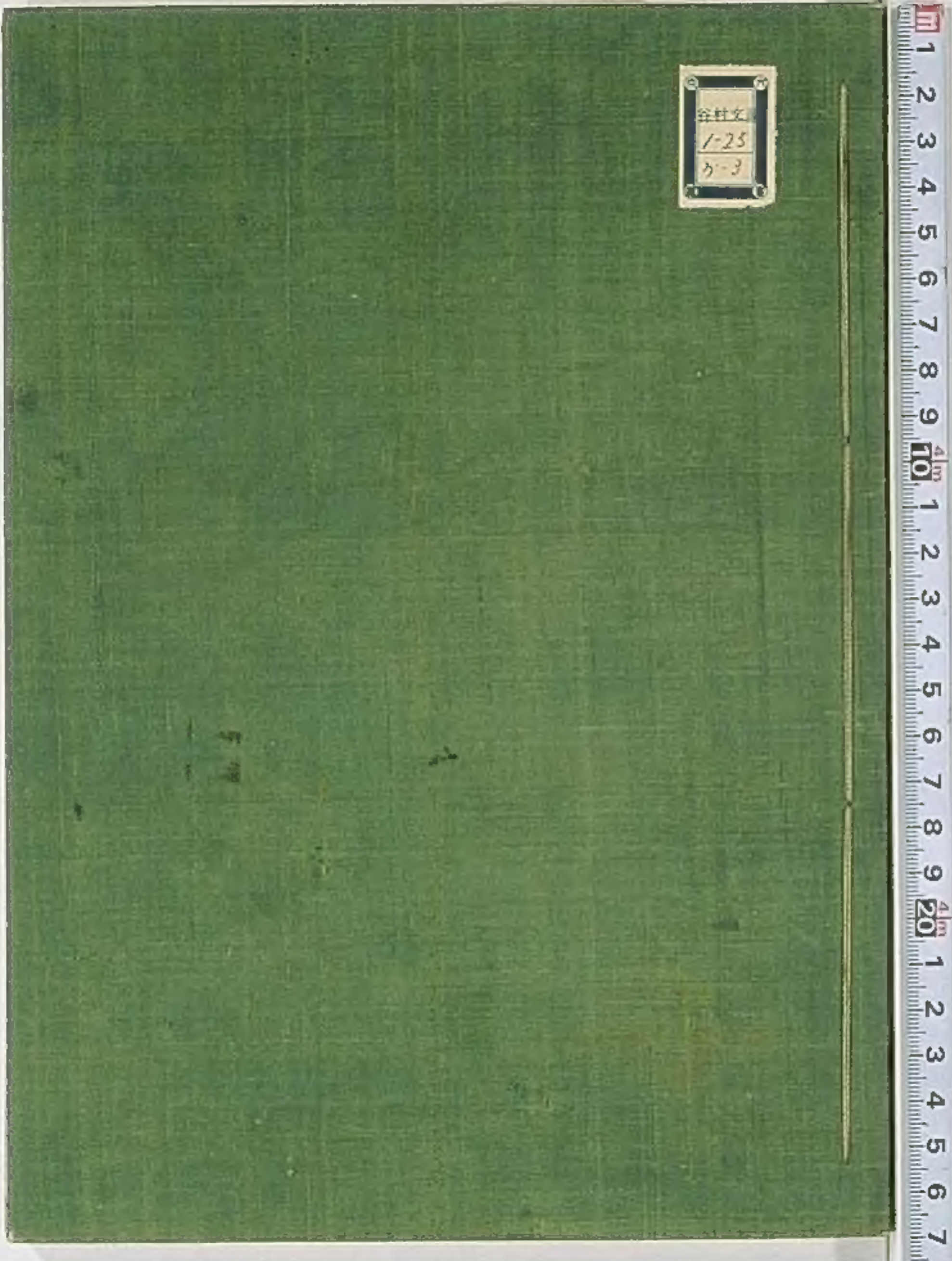




t017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至第九世曹谿別出第二世至第五世

懷讓第七世二十一人

主世一作九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蒲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遇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

吉州資福貞遂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

一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汝州寶應和尚法嗣一人

時南院顯也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一人見錄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一人見錄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

韶州靈瑞和尚一人見錄

懷讓第八世六人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法嗣四人

汝州廣慧實真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二人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懷讓第九世一人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

汾州善昭禪師一人見錄讚頌附卷末

曹谿別出第二世三十人

羅浮山定真和尚法嗣一人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一人

荊州玄覺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一人

善悟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一人

中使楊光庭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緣素和尚法嗣二人

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遊寂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祇陀和尚法嗣一人

衡州道倩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一人見錄 唐肅宗皇帝

唐代宗皇帝

開府孫知古

鄧州香嚴惟戒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二十八人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已上二人見後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演禪師

河陽懷空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宜春廣敷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南嶽皓玉禪師

宣州志滿禪師

涪州朗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河南尹季常

已上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三世九人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無學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一人

湖南如寶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真應和尚法嗣一人

吉州貞遂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一人

荆南惟忠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一人

蔡州道明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二人

吳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一人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一人

義俛禪師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五人

荆南惟忠禪師法嗣四人忠禪師亦
名南印

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盧策林雅禪師已西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吳頭陀法嗣一人

玄固禪師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四人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見錄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三人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十一人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六人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恭禪師

興善寺大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一人

龍興念禪師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四人

彭門審用禪師 圓紹禪師

上方真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已上四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舉人不曾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與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遠禪師第二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閹梨亦在此問自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利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

十棒况過江來時有僧才出師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喙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坐命根揔在遮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前汝州寶應和尚法嗣亦曰南院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與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坐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後至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

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
舉左手曰遞个即從閣梨叉舉右手曰遞个又作麼生師曰瞎南
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
院曰三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湫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
不得詐道不飢南院曰閣梨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
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
之禮自後應為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
矣師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
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
觸途狂見觀汝諸人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你時掃
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觀
著觀著即瞎却渠眼師又赴郢州衙內昇座示衆云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抵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

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

請師不搭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驢泥沙

陂事荒云蛙

於泥注水也風虎所號者以長馬出清水而反顧即於泥沙之中
是其意也公錄謂蚌者蝦蟆也其能為馬步而顧即泥沙之中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

擬議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云

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云見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讀

底沙

本生經云過去有佛名曰底沙時有三菩薩一名釋迦一名彌勒見佛觀見彌迦心未成就而諸弟子心
皆純然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衆人之心難可疾治即上雪山入空窟中八大禪定時得迦菩薩

作外道仙人上林樂見底沙佛見已歡喜心生敬信起一膝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日未曾暗十七日七
夜以一偈讚佛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內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於是超越九劫於
九十一劫得阿耨菩提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

天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顯

四米切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

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輒

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

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

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
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
師曰不在團圓難且居姜里問矛盾本成雙醫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
曰為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干木奉文侯知
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
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
如何顯道師曰大易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
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
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臘人冰問歸鄉無路時
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偈問
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間無憂喜或有喜僧曰
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旗光裏播真宗問摘葉尋

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開堂帶雨歸問
凡有所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截根源師曰空手逢穿耳客多遇刻
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
春問如何是密室事師曰出袖當作就譚今古面顏獨皺眉問驪龍領
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問大
舸搖空如何舉棹師曰自在不點眉渾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
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繫且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
曰句擬光禪子問或作三絨恐負古人機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
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峰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
不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熱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
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置道者知機變拈與露寬拭
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或作開龍洞雨沉波僧涌
鉢囊花問最初自然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

響搖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大吹塵千徠唯實徠當作微如刀切惡大長毛也徠微也非義唯音
崖大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
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問
大眾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兔著鞵人契肉問不曾博覽
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
為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燦太虛問如何是臨機句師曰因
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如何
是衲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眾見之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
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言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
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透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
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壁上問心不能緣口不能
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看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
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

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窗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
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離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元所依知出微知入離內元所依心元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元所依方有不能離方有不能離想慮不來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離微也故名離微用故名微微而為一毛離元微體淨不可係元染故無淨離微不可有元有故元元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

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
投明須到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能耳塔開無叩客僧曰如
何即是師曰快須斷却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曰
伯牙或作子牙琴韻少知音問央堀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
愁問心印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會師投歸款未見牽羊納
壁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架大吹堯問如何是契齒鐵事太平廣記隋末有僧鐵齒
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其口則中其舌王靈智者學射於漢以為曲盡其妙欲射終漢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前來聊戲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謂其鏑英曰汝學三年言未盡汝知齒
法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問不修定慧為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
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鍾
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

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開後好沾開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問大人相爲什麼不具之師曰鴟鳥夜半
欺鷹隼問古今才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籬挈杖問如何
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鑒兩曜新
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橫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
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鑽頭邊事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
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西域記云杖林山有安羅門開釋迦佛身長丈
六常懷教應來之信也杖六竹杖杖頭有佛身相
杖而去因植根至今竹林修茂杖山前谷師於大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
旦昇座信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
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須隨落師言下大悟僧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昭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直慶後
問如是和尚家風師曰杖屨鏗于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得
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開堂曰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規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
今也要大家知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太子有力檀越令燈
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今日大衆且道相續不什麼師良久又曰今
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言截斷千

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羣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師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處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遮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

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可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个問頭無人答得問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二日看取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譬爾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句師曰到處舉似人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虛空以何爲體師曰老僧在汝腳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腳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問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

傳第三
作麼問如何得離眾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眾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為人師口謝闍梨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接師曰老僧無任厭閑工夫僧曰和尚為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高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梨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人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令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

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為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寸絲不挂及至到來為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唱師亦唱僧禮拜師曰教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眾請入城下寶應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眾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眾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昃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世佳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其个那師曰有些子問傘蓋忽臨於寶坐師今何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二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个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攬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手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為國師侍者時曰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足師見便出良久却迴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不護身符子作麼異曰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邊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掴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閒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荷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九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溪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諳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唐即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疏未終軸感悟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張禪師師曰傳教人也當宜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曰菩薩人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

懷既講終思見跡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酬恩師先齋書上
跡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
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
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住鄆縣草堂寺未
幾復入寺兩主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
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者
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
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藏藏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
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
是一切眾生本覺其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
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
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
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具其性為

禪者是不達理行之言又不辨華竺之旨也然非離真性別有
禪體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其月塵合真名為禪定若
直論本性即非具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
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
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藏識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
性耳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地亦是諸佛萬行之源故名
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可都目具性
為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切
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
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
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具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
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
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具之理而修

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聲有口色四聲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今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旨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佳千燈千照泊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說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薰得此心自未解

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惑人切於神情力如印名云若自持解他縛則有是處若欲解他縛則有是處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為之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倍博而難尋汎學雖多東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辦金鎗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唐後者中開教後為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守默之凝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蕪湯難依就機則拍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

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而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
互相攻擊情隨而含矢而遷變後此相非耳法還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折則向者世尊其是諸
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
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前來一種教義我印禪宗三
種法門融餅盤釵釧為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
順荀子云知報者後孫存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易知錄云契會要者謂方來則人
而類之順者不可勝數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具安之和合
空性之隱顯法義之老殊頓漸之異同遠表之迴互權實之深
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嗟盡除順佛
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
人本未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是會要後至會
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且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

在當
作在

無乃乖謬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
一乘即法華也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
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德則
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此魔即
唯簡別魔不當復執情懷臂於其間也師又云開闢大小三乘妙法界觀四原市
外道邪宗耳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生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
峯二月十二日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
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昇屍施為獸焚其骨而散
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
則當合律科違者非五弟子持服四眾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
宣宗再閱真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蕭悅相公呈已見解請
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

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右當具如相應之時此慧眼不見空有不念萬化寂滅

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取亂與三昧比岸與彼岸是相對語之說若無一念見性無主則定亂自妄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

後示及俛狀蒼史山十問問蒼史山十本今參而初之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無復

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一閤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使

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問其所修者爲理爲事

理即悟而真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如初生孩于一日而胎胎日

惟心即了然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

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普識水地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

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

芥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

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則非衆生何故要勞度脫答衆生若是

說佛常住或曰說佛滅度常則不滅滅則非常豈不相違答離

應則善提樞下而出現榜綵盡即如安羅松開而舞其猶淨水

出以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女初生佛身無生身何義若言八

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
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
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
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
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予之地何以傳授不普普日月
豐云六合俱照而言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答也
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
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人者此亦
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
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
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妙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
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
如理如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幻如虛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

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
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
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
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開悟理直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可終之
後靈性何依者答一切衆生無不具足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
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
造業隨業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起如夢被驅
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
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
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其理雖然頓達此情難
以卒除須長覺觀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
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
勿認妄念妄心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

延文戊戌重開
正儀一卷刊行

延文戊戌重開
正右一卷刊行

景德傳燈錄第十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一人見錄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顓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已上二十三人見錄
寶通禪師

仙傳

海陵大辯禪師

渚涇和尚

衡州道詵禪師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已上人無機
緣語句不此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二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一人見錄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已上人見錄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已上人無機
緣語句不此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宜州柁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鄂州涇源山光虔禪師

藥山夔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朗州刺史李翱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二人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見錄

潮州大顓和尚法嗣二人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一人見錄
吉州薯山和尚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師

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寮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釀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為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多會語句如思禪師章敬之

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去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嶺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曰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眾生共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

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拍一樨柴曰馬師何以遮却迴手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樨柴大小僧曰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墮子人不會師曰

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物亦無除个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膺吻道將來顛曰無遮个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渚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

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

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前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潁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
知長而神儻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
才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于五杭
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安坐丘塚身心
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肱勤五
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
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
遮裏無奴婢離个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
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
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賜語於人石頭曰汝身見

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
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聲磬彈其迹後卜于荊州
當陽紫雲山五百羅漢所居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
而至時出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郡城之左有天皇寺
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
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輿而至遂居天皇時江
陵尹右僕射裴公藉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
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
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
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
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暮召典座
典座近前師口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拄子拋於地上即便告
寐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

道僧曰天皇帝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明州大
師服勤五年二月大曆五年中抵連州林寺受具首領二夏乃造
禪師所集五家宗派疾苦曰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王後文也年十其畧曰沙師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諸安山律德師三尸羅謂長沙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長安山律德師三尸羅謂長沙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悟於言下視四月月初十日與石頭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年戊戌歲四月月初十日與石頭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住三州其傳正南人然玄師碑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宗信
六人首後有龍潭名主峯下注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家宗派二宗江陵道悟主峯下注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出石頭為兩派一曰南岳讓道原集傳燈錄三夢堂自曹
知玄故有百丈海祐下出黃檗運大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
濟內又有天門偈號雲門宗信玄得傳法一人宗信
存存下出雲門偈號雲門宗信玄得傳法一人宗信
下得慧真真淨幽閑得文資三山便絕天皇悟二入悟
寺曰天皇帝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明州大
師服勤五年二月大曆五年中抵連州林寺受具首領二夏乃造
禪師所集五家宗派疾苦曰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王後文也年十其畧曰沙師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諸安山律德師三尸羅謂長沙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長安山律德師三尸羅謂長沙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悟於言下視四月月初十日與石頭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年戊戌歲四月月初十日與石頭寺道悟嗣馬祖引五及祖乃三子
住三州其傳正南人然玄師碑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宗信
六人首後有龍潭名主峯下注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家宗派二宗江陵道悟主峯下注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出石頭為兩派一曰南岳讓道原集傳燈錄三夢堂自曹
知玄故有百丈海祐下出黃檗運大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
濟內又有天門偈號雲門宗信玄得傳法一人宗信
存存下出雲門偈號雲門宗信玄得傳法一人宗信
下得慧真真淨幽閑得文資三山便絕天皇悟二入悟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從
是而正已派如可發一笑畧書梗概以傳明達者云
二首曰江陵道悟主峯下注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認耳以丘符二記證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今以丘符二記證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疑以丘符二記證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於達觀音禪師亦嘗疑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謂可風宗教兩行果言不說宛轉其鋒天皇帝悟下出華山周金
洞一子不每會議宗門中事相無石頭居士張公及呂夏卿
二君者不每會議宗門中事相無石頭居士張公及呂夏卿
也一自親德往計尋今天下過宛轉其鋒天皇帝悟下出華山周金
一碑張氏載生石頭元陵城東云馬祖視口他日其弟子王之復
姓張氏載生石頭元陵城東云馬祖視口他日其弟子王之復
二碑張氏載生石頭元陵城東云馬祖視口他日其弟子王之復
一碑張氏載生石頭元陵城東云馬祖視口他日其弟子王之復
也一自親德往計尋今天下過宛轉其鋒天皇帝悟下出華山周金
二君者不每會議宗門中事相無石頭居士張公及呂夏卿
洞一子不每會議宗門中事相無石頭居士張公及呂夏卿
謂可風宗教兩行果言不說宛轉其鋒天皇帝悟下出華山周金
於達觀音禪師亦嘗疑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疑以丘符二記證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今以丘符二記證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認耳以丘符二記證之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二首曰江陵道悟主峯下注裴相國宗經山今列法孫
是而正已派如可發一笑畧書梗概以傳明達者云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從

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麈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刻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鋤鑿刻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剝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

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蹣倒汝麼師曰若蹣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曰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天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

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閒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貌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趨逐什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夫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閒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怎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二盲引衆盲

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乃問子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豔豔地僧曰莫只遮个便是麼師曰具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閣梨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并教與入學處云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若受者供膳漢長慶云此其機事又作麼生保福云道其由解得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投履垂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石爲塔敕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八年十二依鄧林寺摸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

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什麼却無石頭曰
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
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
明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
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惺悟住後有
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坐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請益師
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大
明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終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
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
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
坐次石頭觀之問曰汝在遮裏作麼曰一切不為石頭曰恁麼即閑
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石頭曰汝道不為且不為个什麼曰千聖
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方

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
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遮裏針劄不入師曰遮裏
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眾雲會別語見
別卷日師
看經次栢巖曰和尚休休入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年
師曰猶有遮个文彩在否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
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破破契契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
與道吾說若谿上世為師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為什麼師曰
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恁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
卷不許別云書
卷不許別云書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
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
何師曰我無遮不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我即不障汝栽莫
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與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無對僧問
如何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

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語曲曰不語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
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
日院主請師上堂天衆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
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柴師曰那個擔
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
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柴麼師坐次有僧
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人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
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疑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
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
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不汝不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
不得敲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
師見縛布衲洗佛乃問遮个從汝洗還洗得那个麼適曰把

將那个來師乃休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僧問曰學

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閣梨決疑至晚閉上堂天衆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坐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把却曰大衆遮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與汝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揔不識汝飯頭因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什麼病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甘便捨銀兩錠曰有人即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問佛法相當得兩錠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送還行者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解筭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誠筭老僧看僧無對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

長慶云邪生難扶公問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事未明之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言於下便見去猶較此字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各口免相累及大眾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其僧退入眾僧問祖師未到此止此上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安云有僧問師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朝性禪急乃言曰具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朝應諸師曰何得貴耳賤目朝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朝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鉢鉢朝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遮裏無此閑家具朝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問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漣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辰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眾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朝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迭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大聲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眾皆持拄撐之師舉手云予不會我意乃告寂言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冲虛建塔于院東隅敕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口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師肯之僧舉

寶曆元年六月八日道師得於我道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此間志願生靈自捨教
不川其僧禮拜曰錯列諸方底甚多洞山問之曰果是升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
以石樓無耳及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是僧還有過僧曰和尚過在
什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發足何處僧
云漢國師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麼僧云苦哉苦哉賴遇問者
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師云作什麼亦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
法可重師云闍梨受戒來多少夏僧云三十夏師云大好不見
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釋
迦二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碗躋立一个過然而復始事迹異
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
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個是汝心師曰言語者
是便被喝出經旬口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
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
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
參禪僧是州縣白頭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
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
尚除揚眉動目外曉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
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
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
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
集師上堂示眾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指示方可見道
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為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
吾今為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想念見量

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中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个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為舡筏師曰以木為舡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症者依前症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申所見如洪鑪上點雪

玄泉云且道長髭曠禪師不具眼對某且眼為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不和尚可謂與否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使得麼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

人家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母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還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頌曉玄旨因請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敬手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

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靈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拈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遮个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又問如何是冬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發阿那个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襖裩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一本作四大然南泉不違前意另與師祖師見靈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靈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偈念維摩經云三千並是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丈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先師齊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正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僧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衆六十有七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敕謚修天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慧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宗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是非俱州主問國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六六即一師後到潯山潯山問曰舉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耶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一个是是二師云一機之縮是段是兩段洞山問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潯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

云粗經冬夏師云怎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日謂衆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口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恁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潯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潯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師低頭去語見師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語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聞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潯山無師曰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

睛底是眼否口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
曰年八十師曰汝有个父耶不年八十還知否口莫是怎麼來者師曰
猶是兒子師曰直是兒子僧問念敝僧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
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
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
老僧看僧無對師曰我亦問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有沫
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坐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
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二千餘粒瘞于石墳敎謚無住
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小舟時謂之
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坐主指不來道吾
後教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坐主住甚麼寺會曰似
即不住住即不寺師曰不似又不似箇什麼會曰不是目前法師

撞

曰甚處學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句合頭語萬劫繫
驢轡師又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
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不悟師單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枰樹慧覺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
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後開乃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描兒上露柱曰學之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藥云何

處去師云江陵受戒去藥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藥云
有又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藥云
猶挂唇齒在便召維那云遮跣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
著藥山又謂重巖道吾曰適來不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
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闊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見誰說藥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

得藥云太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藥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遮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出選沙彌繞舌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藥云你來也師曰是藥云可殺濕師曰不打遮个鼓笛云嚴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藥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當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高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頌明哲禪師洞出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閣梨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三閣梨轉語不穩今請三閣

梨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收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過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遮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切切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遮不對者少得實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个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

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問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梳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士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多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說月仰山問曰遮个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

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圓時亦不圓仰山

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關梨仰山應諾師曰莫而去却迴遮邊來僧

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

殊向行者道什麼師曰文殊道閻梨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架

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弓曰此是殺人箭活

人箭又作麼生鞏乃扣弓絃三下師便作禮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

隻箭只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了箭師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

活人箭爲什麼向弓絃上辨師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

難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

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

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排排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

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
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菩
僧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牙時如何師
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豈是
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
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此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
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
道取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句便道兩句又有僧至擬禮
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便恁問師
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

不如此僧云誰師云呵呵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眉曰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
有遠个在師却掩眉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
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凡此數語皆在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外傳有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補刊景德傳燈錄施主芳銜

前南禪住持比丘 德見

南禪住持比丘 慈均

天龍住持比丘 光林

東福住持比丘 士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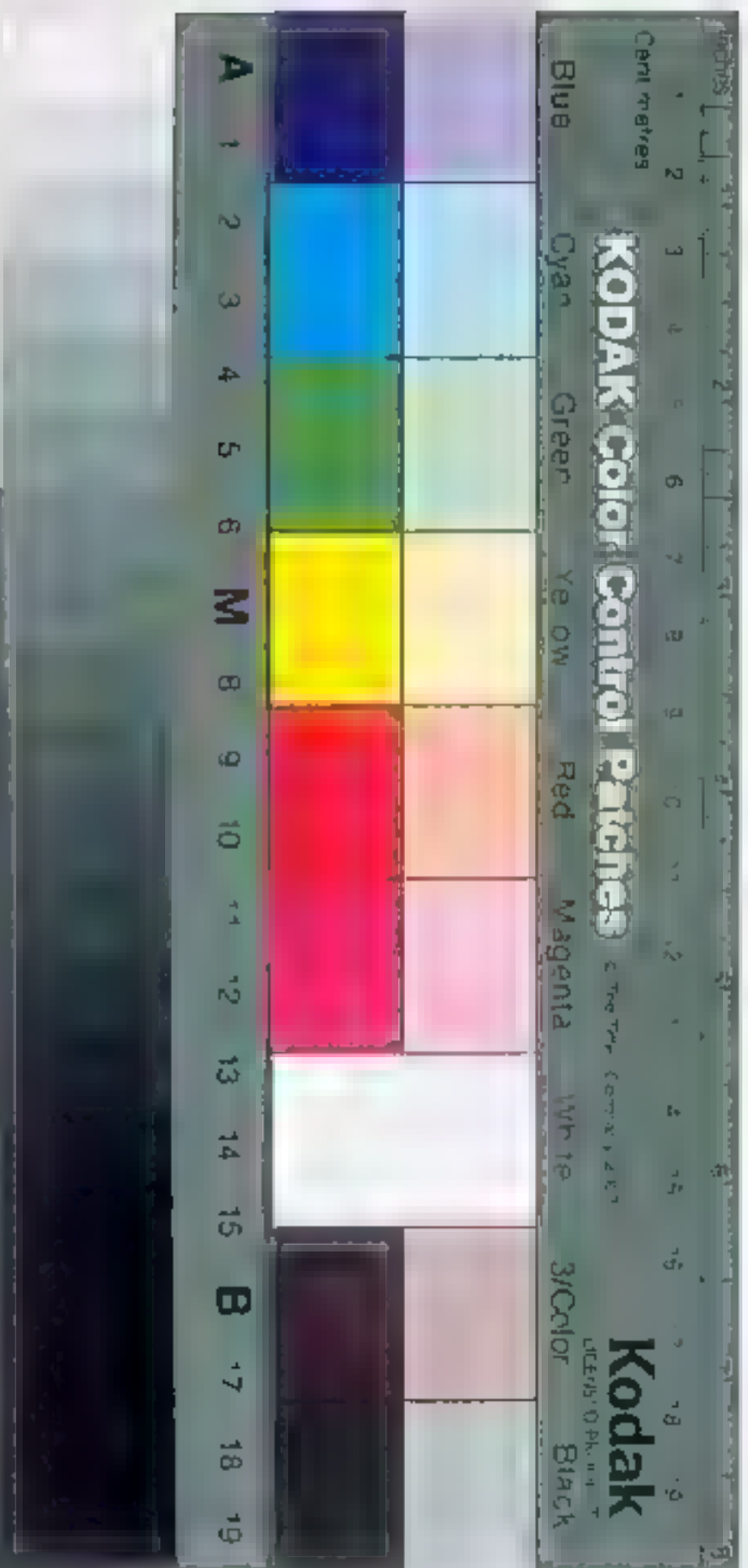
真如住持比丘 不傳

安国住持比丘 紹榮

雲居比丘 妙龍



t017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覺和尚上二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上二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見錄

伏牛山元通禪師

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齊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祿清和尚已上三人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空禪師

幽谿和尚已上四人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二人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一人見錄

第五世上二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十三人

第二世投子溫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遠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峻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峻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已上三人

桂陽龍福真禪師一人無機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一人見錄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壯歲出家依止受具精究

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歌

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

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答皆語而已前出之

師即時辭去龍潭留之及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

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

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

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瀉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瀉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上參才跨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瀉山晚間問大眾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瀉山問衆還識渡阿師也無衆曰不識瀉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蜀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見存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海印禪師開山局院師上堂謂衆曰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日欺毫釐數念今三

到

塗業因暫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得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未跨船舷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出林申喚作隔丁五箇從口如德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麼生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八人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鑊鉞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云汝向什麼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渡箇漢死來多少時汝得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渡裏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實無

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

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

拄杖打臨濟聞之連侍者來參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

當宵一柱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柱師歸方

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遮箇漢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

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什麼便打師曰待汝開

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喚義存義存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

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問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

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遮畜生什麼處去來雪

峯問古人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

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

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邪阿邪師

復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

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教謚

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

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

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師問僧

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不否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

即關梨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

妨師曰遮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

口即喪去却恁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步易

步易

Copyright 2001,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乎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眾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訊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眾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床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舒縮一任老僧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今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涪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死生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矣禪會主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

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口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遮竿得恁麼長那竺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剎大通禪苑請闡示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目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坐夫出家人須會佛法始得若會佛意不枉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坐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且畢竟天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不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萬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隊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穩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

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清平家風師曰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茶筍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觀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坐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契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諡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詵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

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

同話二師互相問答廣如本集其辭句簡從意無繁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道之旨

自爾師道

聞天下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眾曰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赫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遮裏採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觸體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

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留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緣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德切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曰庵中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鐵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雪峯乃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仿佛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

授手祖祖相傳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未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二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疎山畫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鸞和尚曰又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曰恁麼即下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為什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

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牛角叉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問即和尚答曰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遮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胡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為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噴鼻便道噴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

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唯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爲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父時來爲闍梨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趁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

大似屈己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渡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為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還答呼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刀上山問師曰此何為師乃隨言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去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真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龍耳人也唱胡茄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

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

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

曰三鑪力盡無煙酸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

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曰

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薙草卓庵學

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

今在影堂中接塔銘云師姓許氏名融人上歲去氏於馬臺光福十八年如京師受具戒於陳帝得之印於景雲後結廬於道場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中

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

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

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鰲麼

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出納頭去師大笑

潭州前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塗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

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

佛性如虚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足時如何師曰

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開有人不

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示眾曰兄弟秋初夏未或東去西去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

能有幾人東坡齊拈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不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

又爭解結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什麼麼去於此若止石霜山二

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

宗聞師道譽遣使賞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

二月二十日已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日

葬于院之西北隅敕謚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為典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

喪師以手拊棺曰生和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什
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不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
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
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道吾之事令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
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曰將鉢
子於法堂上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來石霜曰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透裏針劄不入著
什麼力太師靈骨猶存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
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
師便打云須是者僧打你始得
潭州前雲巖皇雲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齊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齊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墜良爲賤次參鴻山問口項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鴻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鴻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鴻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予之所重旣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

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上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他曰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曾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後不取師在泐潭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初曰爭即

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未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山名因為雲巖諱曰營齊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

違背於他僧問

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不為我說破又因設忌齊僧問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是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踴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跋上坐持問長安如何是年涯相似者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起

慶云古德應道彼問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起

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閒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恁麼即閣梨不到頂也口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閣梨何不且住口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編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蟇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遮箇上坐其僧拂袖而退自此惺發玄旨遂脫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遮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

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
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我存無口師曰無口
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雪峯所別前語云持此中有旨師問僧什麼處
道長慶後別在甚麼處其意通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即
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閑梨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
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閑梨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閑梨且作麼生
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
古有言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
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

毘闍

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閑梨不聞曰和
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

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師問問如何是
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
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
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
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
遮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上坐下語九十六轉不悞
師意未後轉始可師意師曰閑梨何不早恁麼道有僧聞請舉
如是三年執侍巾鉞終不爲舉上坐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
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爲某甲舉即
便殺上坐也上坐悚然曰閑梨且待我爲汝舉乃曰且饒將來亦無
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
師曰不逢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

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入得他月金名云若有閑名非吾光師語也問和尚遺

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

他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有時即不見有病師又曰離

此殼漏子向什麼處取吾相見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

金擊子鍾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臥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

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患癡

癡中蓋責其戀情也衆猶惑慕不已延至七日食且芳備師亦隨

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

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教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是長壽寺守經大德

僧須臾等涿州杏山盛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昨濟曰亞

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師在室問答師有五

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如供養出之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

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而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

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以手舉代云無手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

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

水一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鋤頭曰我今日因一點氣力也無師曰

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我有氣力底是也裴

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

巖代云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

生師曰合取鉢子雲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

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

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

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然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二匝而坐僧

問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二匝而坐僧

問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二匝而坐僧

問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二匝而坐僧

問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二匝而坐僧

問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二匝而坐僧

問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二匝而坐僧

欲進語師與一踰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踰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席肅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澧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般若經論該練三藏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京口二冬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選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且詰華亭會船子鼓櫂而至師奇其道契微朕不留留師比欲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虛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年庚寅海眾卜王夾山遂成院宇師上堂示眾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為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為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為復實有為復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偈口些分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為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飢人口既無飢人某甲為什麼不悟師曰只為悟還却聞梨師說頌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淨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云布

曼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翼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蒲池青十里行人較程師有
 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
 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觀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其
 說師曰汝蒸飯煮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
 師從此悟入師曰喫茶了白乳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
 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天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
 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
 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曰虛
 空無影象足下野干生西川首座遊方至白馬泉華嚴教語
 問曰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曰
 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迴本地尋繹而夾山盛
 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

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
 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
 碧巖前師再闢玄樞迨于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月七日召主事
 曰吾與衆僧詰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
 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于夜
 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教謚傳明大
 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

第三世

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

谿僧曰怎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為什麼却
 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
 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為什麼如此師曰汝與

我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遮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眾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禽粟米飯野菜澆黃齋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與即從君與不與任東西問不問驢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秀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瓮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治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

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閣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危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湯匙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鷄顏皁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峻及至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閣梨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曰

水急波華鹿巖

盤山和尚幽州第二世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

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閣梨直如石女兒去

安州九峻敬慧禪師第二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

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歛觀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營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鄆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岑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禮拜

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出曰遮鈍根阿師師乃禮拜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下師從此振衣密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四明必斯布習命主
刺梓虎巖之神幽巷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中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慧鑒禪師法嗣九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峯義子禪師

天白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已上六人見錄

德山鵝湖紹爽大師

鳳翔府無垢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已上三人無據錄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二人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禪師

南嶽玄泰上坐已上二十人見錄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府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郢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鄆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成和尚第二世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邛州守閑禪師

新羅朗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汾州爽禪師

餘杭通禪師已上二十人無機緣傳目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今超禪師

鄆州四禪和尚

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藍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已上十二人見錄

韶州曇華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優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園山和尚

益州棲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

已上十八無
謬誤請不錄

行思禪師第五世中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雲峯義欽山文遠為友自餘杭太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遮箇阿師相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梨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遮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坐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日飯遲德山掌鉢至法堂上峯驪飯巾次見德山便云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大小德山不會未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師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得三年德山果二
年後示滅師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遠三人聚話存慕焉然拍一碗水遂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自此遂師於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日子憑何有此說師曰且聞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坐德曰

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禮拜而還存返閩川居象骨山雪峯師
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
前古毛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
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曰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
年觀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
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
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二
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臨首羅劈開面門取亞二隻眼此是第三
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
段義時小巖上坐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
朝底巖無語來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關梨
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
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眾

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
石霜雖有殺人力且無活人劍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見和尚
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
行數里徘徊閒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代洞山而
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
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關師良久曰洞山好个佛只
是無光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
遮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草胡地曰古今事如何師
曰住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
曰收得師引頸作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石峯舉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
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
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國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

解與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呼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挂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爾後人又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

十僖宗謚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傳同補刀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襤褸中聞鍾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

其父遊莆田玉潤寺見慶玄律師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
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
具足戒父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闢中登象骨山雪峯
院徒侶翕然然宗錫號真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相意
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關梨行脚爲
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
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
好事不如無師問坐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坐主無
對更令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
意言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
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
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隨也僧問寂然無依時
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

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露
 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
 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
 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
 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坐
 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
 曰道道栖無對師踢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
 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三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
 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觀面相呈師曰是曰如何是觀面相呈
 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
 七也僧曰和尚為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
 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開佛法如何作麼
 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汝即待問僧過在

什麼處便喫棒汝曰問得徑山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
 得徹困汝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坡贊云無僧若會盡心金在處處
師清雖即子之與他分精也大概成就其體
拙處會麼直心字學便得是肯伊不肯伊
 師曰謂慧後曰汝即吾見馮山問仰山諸
 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
 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
 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
 遮个麼曰若隔遮个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特云
 个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
 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其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
 其僧却迴師問閣梨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
 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
便打後僧舉似女沙玄少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今人用如今賣片園東南西北時
結契學也忠有今樹子僧云我在世時細細看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因舉六祖云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拄杖時

太原亭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各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拄杖雲峯錫存廣

題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云峯自道我也好突拄杖且道佛法旨作麼生又在座上坐無有不知初
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面西面峯峯處處道爲當點檢別有客要个喫作自担起去也且置以脚道不是風動者是

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

昇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洋淺草

麋鹿成群如何射得麋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

離佳什處僧曰離非瀉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有

他否僧曰其申不肯他師曰為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

曰山頭老漢踈過瀉山也

是實數爲此事也。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

舉拂子示長慶後舉似景州王延恭乃自此偈合與轉僧與頌禪師偈是行禪心行禪自覺故過便出去師問慧遠

[illegibl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3(4) 399-416 399

1870

入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熱湖別云語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上坐

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

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及達磨也無僧曰

天白曰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

五步召曰上坐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槌豎拂不當宗

和尚如何師且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
法眼代云大眾看此面壁僧

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

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普請往寺莊路逢彌猴師曰遮羞星入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為什麼彭為古鏡師曰殺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闍師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此山口雲峯道少打我為作麼打我生時山云語上拂小聲垂足脚眼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德平善否師謂眾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於羊挂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多打我為作麼打我住閩川罕挂角時保福云是與雲峯作小師不得麼師住閩川罕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二月示疾闍師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為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睹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

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既其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眾聲鐘顧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禪取个不會好師曰不會成禪个什麼德山曰汝似團鐵師遂掘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呼云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非曰死却父耶死却孃師打而赴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赴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二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

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
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
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
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赤山後闕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
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霜之室函丈請
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日石霜和將試其所
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
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
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師對
無爽般桓二十餘祀劉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致有僧問
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
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

師曰時教阿誰叙師又曰代時教只是收拾代時人直饒剥徹
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罕
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
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坐山陳禪師尋
參學預石霜之室以承真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
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
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
也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
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侯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
霜印記化徒於九峰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閒中人行什麼行師
曰畧畧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閒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

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
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深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
是文殊境界二目晴空是普賢林梢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
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
多名目拍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遮裏不假三寸
試話會者不假耳根試來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言耳前
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個體向什麼處安眼
耳鼻舌其但向意根下高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
古人道拚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
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閭內不周曰流光與閭內相去多少師
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
汝道巨欸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
演若迷頭心自往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
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甚須彌麼問祖祖相傳復傳
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曾畢立見傳底事作麼生師曰同歲老
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
非諸佛為何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曾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何
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劫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
曰是什麼聖師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
曰三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
古有言真心妄心如何師曰是立具顯妄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
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
曰本體不離曰為何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
有言盡乾坤都來是个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
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

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曰却許誌公師曰烏龜搭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役何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不舍即燒香供養本公耶孃師後住汾州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強德二禪客到方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憇於一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燕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雪岩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只爲閑梨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閑梨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賊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蛇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二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存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師卧出氣一聲第二坐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

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坐
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坐所言舌根
硬去也再言之而止最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
問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
不穿雲石霜輝禪師第三世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
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筴瓦碗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
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
人一句師曰只恐闍梨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

作僧當
師

什麼師以拄杖打一趂之

潭州鹿苑輝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僧道師敲火鑪僧曰親
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
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麼師
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怎麼即縑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賢蓋約禪師僧問賢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
下旨句不消多師曰賢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末言下旨使
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
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多人歟曰歟者如何師
曰根俱不到問父鄉向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梨不
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

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為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續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為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口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不說過佛祖步行不得人行過祖佛句說不得人說得行得又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眾而對曰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人行過祖佛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人說得行得者即是舌蓋相稱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渠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什麼事師曰為汝驢漢曰

諸佛出世當為什麼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聞梨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眾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諡真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坐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嘗衣鳥眾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曉禪師升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山之東號七寶臺言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畝為害滋甚乃作畬

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獄中蘭若無復延燎師

之力也金山謠○金山見無所知年年所斷青島就中最好幾幾色彩松利之推貞校靈禽焉無因後

年所多來年更所當陽坡岡各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二僧入付囑令備

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个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足而逝

閣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京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談氏卅年出家依本

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

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自謂

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

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問曰遠

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閣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一作師夾山

曰佳佳閣梨且莫草草忿忿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閣梨截斷天下

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師因

茲服膺數載興化代云但知作漢莫忘生師曰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

曰燭明千里像閑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

山曰龍吟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看看即

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

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泅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倏

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閣閣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

有何難曰閣閣中如何逃難師曰雖在閣閣中入且不識故人圖測又

問曰承西天有二八祖至於此土人傳又且知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

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

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無對

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憧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
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
又曰指南路智者知路問教自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
似太陽輝問怎麼來不立怎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驚薪樵子
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無修無證者未審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
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粒在芥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一向不
耘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梯稗終難映問不傷
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
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挂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
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坐時如何師曰汝道火鑪重多少
問祖意與教意是二是一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帶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葉田獨
立事如何師曰露渾雪巢何可辨鳥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
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
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怎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喚候
作鷄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紫霄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震衣布鼓
聲銷問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鳥沈始得圓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
不知幾千竿師曰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
曰請和尚卦師曰汝家父耶死僧無語法眼代指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
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荷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
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

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
存機猶帶迹去瓦却通途問如何是藏收不得者師曰兩滋三草
秀片玉本來輝問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犢之
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引云家無白犢問疑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
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个疑然時如何師曰靈鶴者空外鈍
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
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同
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槩也
師曰但自不云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
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中
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
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
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白出家之法長物

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傳流光迅速大道深
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徹至冬師
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
問汝等若道遮个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遮个不是即斬頭求活
時第一坐對口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遮裏是什麼時節作
遮个語話時有彦從上坐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
枉更道口彦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彦從無侍者祇
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彦從入方文曰閨梨今日祇對老
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言先師道目前無法意枉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
子曰彦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彦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見云且道從上至下實不
會是指見鉢袋字結實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掉
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

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
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
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
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曰覩如泥問善
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什麼
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是
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音齋
畢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
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
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
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習索問洪鑑
猛談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
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
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
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二老不老師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
特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个最親師曰真金不
肯博誰肯換泥九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
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為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
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
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
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問前真佛子曰學人為什麼不見師曰
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公
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藥
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塗水謁三峯和尚雖
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
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个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
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問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
麼曰聞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
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
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
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來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
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上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
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樓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

諸素志矣師上堂謂眾曰祖師西來特明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
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
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
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
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句請
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
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
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
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共迷問如何是青霄路
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
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三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
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蒙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
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適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
呈青青翠竹處處遵曰莫只選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閨梨有什麼
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驤弓射
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中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
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句迫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
師曰饒君直得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什麼處師
曰侗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怎麼即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
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怎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
夜拋梭寄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
漏公事苑云當作王接謂接犁也耕人用耨所以布子種耨錄所謂耨耨打耨正謂是也魏略曰皇甫隆為熒煌太守民不曉耕種因教民作耨耨省力過半然耨乃隆之義具南人多詳出焉音耨不是行家作遵曰此是文官和尚家風如何師
曰描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終謚無畏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
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
前師曰只如僑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選尿牀鬼僧問
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希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
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皇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
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
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早
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問終日在潭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
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鉤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
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

曠劫不曾沈玉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
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
曰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沈鉤問如何是大勿慙愧底人師曰空
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延文戊戌重刊于

戎州東山天淵庵

